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三

自論

君臣論

持權論

師臣論

勸農論

斷論

原古

文獻

原孝

徐鉉

徐鉉

徐鉉

高錕

田錕

賈錕

鄭錕

陳堯佐

君臣論

徐 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以交感下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以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以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公為上而以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逆之可矣又况於禮教之者哉故齊相之德薄也猶休使者仲變執審戚扣角况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意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變隱於陵躬耕高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或表以安之業或敗其成之功紂昏于京厲流于莒魯衰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西風

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
布衣况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
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
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凶也庶民
猶與焉况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
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
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凶出
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

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佞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
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
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察察也以
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
聽鑒惑於外精神汨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
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
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与自勝也自
私故輒與君子言自勝故憚与君子言此小人所
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
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

王心詩曰淋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
臣知所從矣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夫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
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
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
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夫知賞
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道欲人之懷
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
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

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夫正其本過其淫
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
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
聞如何朕其誅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
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
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
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
敢以私怨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
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
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

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此
曰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
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
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
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
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_下也
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中箱書見魏帝
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
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暕暕為將在竟陵
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

驗石礪為心齋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
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以
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
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
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
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
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
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
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
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其為亂也止誅一人餘並

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
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
孝嗣及高氏執政四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
人君用法公共擗不均一善之而能用之惡之而
能去之不以已之私妨天下之義雖淺體非聖賢
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去易
效而鮮能行者蓋去於信之際貪且久之復因循
僂僂以至凶暴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豈意者哉

師五編

徐世昌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
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
地並者也夫之有臣也所以益其知也知匡其不逮扶
危持顛戲可替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
失之臣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失也
以其盡忠而已故曰何臣者王友也者霸也白能
自清何者王謂人曰已若者已自三皇已來莫不
由之而較者也兼之君闕於大道素言美事歸
歸於已諫臣佞毒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
利害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為嗚呼斯甚不

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也其世近而昭然者請
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不取之功俾二代享祚
晉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以鄴倉其
之謀破走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
信之計為義帝徇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鄼
忠之畫破垓下則王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
帝王之業如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為者不
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以
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
謂然教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用忠

矣之諫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
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古之居是以不古之謂也
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
破漢中殺淵等魏主聞之曰吾知玄注也辨法必
為人之所為斯言之也夫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
之主矜者斯論無常人哉夫為國必用兵馬大將
十萬之眾舉子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有推諱殺
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夫
元帥蓋法如者而獨論功之乎夫其人出令臣下
時去奉行以役夫子可為伯也勞於敵矣

其嗚呼斯道之不嗣久也矣明達夫子可無思乎
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往以勸之近以在
勸乎時以耕時以種獲收穫也在于知其病而去
之耳夫農之病者由於墾乎制度也制度墾則以
得以借土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世常之器用世
常宜飲食世常味四者借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
浮薄澆騁焉業者於是者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
農矣農難口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以急者利

利苟者不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極
之矣利苟者不假仁惠以接之民亦不知其恩
而嗜之矣非民雀其死而忘其恩蓋以乐者利也
于今之農其利甚廣農家之利田典桑也田之所
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兼方見穀
帛穀帛之價輕重亦常農家出以其價輕入以其
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處於稔穀帛多矣征
租不取焉農以易其多以耕征租故有輕而出時
運於凶穀帛通矣賦歛不取焉農以完其逋以修
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凶田桑之

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夥矣故其於利乎以病
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者於是者貨易於
是者不善於籠不疲於神皆味而獲利焉即如離
寸之金鍊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倍也文一尺之
綺飾一尺之紙比帛之價有幾也况金玉綺紙與
穀帛之價不侔又其凶稔輕重之弊在以此具衣
以之餘以此少謹可勸於農哉其如或離縷不如
耕擊文飾不如經綬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紙也
是清天之不有男皆執於耒耜者如皆務於杼軸
必世曠土無游民何者亦之利為農之利厚也若

於勸於農也且舉於制度制去於病若於去於病
度舉只俾之世以倍上之之宜室之規也之不得
宜焉上之能玩之也其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
宜其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
且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者於是者貨易於是者
既舉病自拉去病去既舉不勸而自勸也何如舉
舉古典其

勸論

田

錫

謀者勸之如也勇於者勸之用也其謀而求其
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思利歛勝之

素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決於斯乃
割忽而趨敗也安得謂之能哉其謀卒已轉成敗
已見情偽已審而終於事或未濟為受理之未盡
將勝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能而不能堅守如
垂撓而不能必如是謂世能也嗟挑大難濟大
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能也臨大惡破大難濟大
功成大事亦由於能也蓋謀熟而後動則大功大
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後動則大惡大難隨之
而陷矣昔桀惡日昃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
勢先定也湯乃勅與應之順人一戰而先遂自決

疾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卒已轉成敗已見而
果於於能也其以商討縱虐而文王之德彙積於
民之心歸周久矣一旦武王法成湯之舉何牧野
風象旗旆武王震且以為今意未從遽甲中輟唯
太公獨批商意以為必克是也武王之能未侔於
太公洎乎噉六國威名雖信且英能長戰巨轍
請為公特重謀國典禁為媿俟將以弱法後之兵
也將以意天下之民也若是果能自謂能之王通
五帝往而陷大惡破大難濟大德斷於強暴
而不能於仁信乎由是知名能於威也君能於

為仁也者斷於用矣也其斷於原介也許由棄堯
之禪讓伯夷絕園之蔬粟是斷於原介也管蔡流
彘周公誅之太義滅視之斬自周公始也龍逢比
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足斷
於為大首也蓋王用樂生雖謗也若遂而委任愈
深此其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也終用范增以
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宜也其斷於推心乎昔祖
單騎入弼馬之軍人之相悅也其推心也唐太宗
之初顏利控弦者二十萬陷於渭濱太宗單騎馮
水責之戎人畏伏二馬初死於時臣僚進誅以為

大敵上曰國家初定若示之弱即生戎心以臣等
家周道而決斷果也漢祖取項羽之死而奪其
竊黃髮敵之死顏利太宗然為死敵以中義第一
不責即漢祖之斷有餘而科敵之始或淺也君以
見禁子投袂而起蓋明禁舟而前是皆幸而成功
宜是善謀而能斷其夫智與斷在手而傷也其夫
之有矜也千里出漢祖從鄧生之六斷而子於
公幼業世因而為無也太宗從高祖之言於而不
能也宗國世因而為無也今之論者皆以韓信而從
蒯通之謂之無能謂以為韓信不能於為忠而

於穆思也所以不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
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獲生勢逼
而精起不能取守初志卒與陳豨謀亂於邊郡也
詩以詔鮮克者終於忠節也豈無節於逆亂也詩
所謂鮮克者終其是謂乎亦豈無節於逆亂也
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
七國共叛遽聽表蓋之言誅錯以誦七國錯以誅
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節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
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敗於自詔
決於不其謀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節也

非其死所也吾宣得中輜之贈不敢出戰非無節
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於事無不洽

原古賈同

古者收也自我而上皆收也傳說曰事以師古以
死永世逃說彼聞然則嗚呼師之執也曰古於今
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節也取於節必
以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
一世而窺乎世則何法而不有存擇而用之何用
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節也古

公於是考三代之制禮樂為孔子於是祖述堯舜
而備六經為師於宗而報本中也曰堯舜而上犧
農黃帝之述而之法即曰吾知必之法也必能法
也夫錦綺之為衣豈與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
而用布帛以其能於天中也周孔之道萬世不
能易也於美者者也矣者及之不足者皆之而世
能過之者過之者於生之者也故孔周之道如漸去
漸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之輕於物則不能勝物
唯權與物稱然後漸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
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可未也聖人必於自然也乃得

已而後有作事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後度之謂
之禮可以長世而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為
盡而後始於厚之為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為安以
為之為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為乎曰知也何為
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為
人之為也遠之至薄則也其君子執其父焉得
也之預也也執夫執父即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
可與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也曰易也曰以治
亂之極而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
與德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德者

心焉祀典之設因民事也亦有天下往後崇
天地有土地後崇山川必有倍擻死而細矣法
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為也如可求之彼秦
漢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罕有獲乎彼為
天子不由先王之禮而後造士之說神怪不靈况
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之其臨哉其傳前折
於秦漢技藝於晉宋齋梁之間迄今百千歲根深
蒂固牢不可拔昔之人習熟於聞見為之而不思
今聞者正其說必以為枉惑之人嗚呼崇法壞矣
曰如之何而曰曰不以法理其世可奈何

原李

陳亮佐

立身之謂道大道之謂孝自天子下至於庶人在
朱君之由而立也嗚呼為孝之志是因乎心者焉
孝者小大性君賦吾共子小人亦各有其多如聖
人之教布在方榮如子豎傷存其如也立身以道
為其終也存必誠其心道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
清之禮慎以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子
弟誦誓必無怨至於聖教之道乃天性也其忽矣
性以傷人既斯可謂其虧而不遜也學之愚者其
其奇乎而不知以心為也誠禮以加敬賴生以轉

卷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馬乃折體
股塞寘于味膏親之壽幸而未死而或生也必細
里神其事以為孝之誠乃聞之于州郡中之于
子官驗其賜以酒之然後傳之于後人推之于門
閭赤土之民向之而曰其效者矣嗟乎風俗之移
人也而官其子在道以之自崇俾崇之者知其家
而不知其厄也逾牆鑽穴而逃鎖乎命且親之理
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弱其親者也子曰殺不
滅性死生之際為生者如為死疾以剝膚由味而
表軀身所詭陷之于身義者如棄之如食當自世
安在為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孝以養者多
矣程是古未之親馬且民之耳目為古所聞吾人
之送死乎論之而已既論之且未之俾為孝之民
誠其心而不博其名聖人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
邑迨于一邦然後及于天下民之孝之以送也斯之
詔王化之聖人備之本可不必急乎

皇朝文鏡卷第十四

論

封建論

唐虞

法範論

康

近名論

范仲淹

是猶論

文

本論

歐陽脩

明黨論

歐陽脩

為夫難論

歐陽脩

為君難論

歐陽脩

柳子厚為封建論以詰封建者誠以周之已由立
法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
各守其國雖云而理其人之失亦不可知而民
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之位有位者據其
地則其小雖有聖矣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
之論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
本故以封建為非以封建為非故曰封建非聖矣之
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立封建者因其力以得
天下故不立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如古事有以

理者是非固不易也備謂誠聖矣之立封建者道
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不非制也故在政也又謂
今不諸侯雖有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有
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矣也又謂湯武之立
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
天下也古也且夫聖矣之立制度皆依法於天地
而後制於人與人悉得其理而身當生人之初
物屯蒙而後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
侯而不寧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
三代而達之制因地利而民制祿與大不立於
雖制小

山川神祇者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夫削以地宗
廟者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夫絕以壽矣禮易樂
者為不從不從者夫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者
君討夫然則天子之法侯者為不為善也五國為屬
屬者長十國為連連者帥三十國為邦邦者正二
百一十國為州州者伯天子之州者以其屬天子
子之吏以治伯以理正以理邦以理帥
帥以理長以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邦舉之
邦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
則天子舉之天子之相者雖有不肖者固天子為

不善無設有為天子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不
也夫然則天子之世不治矣備故曰雖考國繼世而
不能為也且重矣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
在上者其人必能用之果能其人則不能用之法
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問有否矣
不居其位當三代之時然後至矣有
不用者必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在亦
所以待重矣者也安能反好重矣哉當重矣之用
之時乃封建之制也曰天子之法必行法
侯之惡必絕是故天子之授其地而重矣棄矣

觀其往矣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死也傳故曰
雖世祿在位而好生矣聖賢之於天也必主之
者隱乎之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為利也若以湯武
不古封建為因耳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為於得天
下也孔子以湯武為仁人乎孔子以為仁人則湯
武之不為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知利後世益
今不為事者利益者雖死為之也若封建果不
利於不為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後世然又
豈肯因而不革况封建者以天下為公也而守宰
者示天下以私也夫封建在與天下共天下守宰在

於以獨制天下為心公私之途昭然矣而公私之
義固相差矣傳故曰湯武之不古封建者蓋古之
考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其子
之法亂而後法廢教反以封建為固之故制不究
法不亂則不喜其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為
患不究外矣繼不肖為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
立為患不究聖賢立法未必法於地而利人反
以立封建為勢不究聖賢之心世以為反以湯武
不古封建為利其力傳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
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為死者以守

宰為是故也以守宰為是者世也乃曰有死得以
能者能以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扣而不
擊朝斥之矣又云澤知益舒於田味得魏為於馮
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諒使澤室盡朝侯
王則益舒魏為之術益得極黃霸汲黯之仁為得
行明諫而廷之扣受而退已逮矣六令而削之諱
交約從之諫周於同列矣嗚呼為是者子厚果大
不明其本也以為是為是公生黃建之世有死者亦
得而能乎有能者不得而外乎朝拜而不讎夕亦
能斥之乎夕扣而不讎朝夕能斥之乎為者死不

能者死不外法第不能拘者皆已部之也已部
之世世與此也何止於封建哉已部而罷之何矣
息集 湯武振商均之不肯而此堯舜

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心知澤之黃侯王而不知
古之黃建也心知澤之黃侯王則宜所謂明諫而
廷之扣受而退已逮矣六令而削之締交約廷之
諫周於同列也為古之黃建固不至是三代之制
建凡今之四海九州之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周百
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也出於
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邦耳是故其易

制其憲易故國未有能為亂者也漢之制侯王則
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每十戶海空行封建之
法哉乃漢自為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
之法而於古封建為疑是由以溺咽之故耶古舟
與古者也豈非封建果也哉而又益舒親尚黃帝湯
隨之輩當三代之時不意子孫輩在初大夫之而
安得為在封建之世則不得申其才滿室家子者
之才能為太守而亦能為他哉而子孫固以為封
建之能不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豈得法之
理耶若果是又何曲為之也爾能好辨也庶至

人之道少者明

洪範論

際

箕子之叙洪範云解陞洪水汨陳其五於天乃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殛殛殛所以嗣興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於女國傳其六云天其示
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而於背者象至於九示道
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係親安國之素誠謂洪範之
書出於今者也亦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
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
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備案洪

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達也前古之達達皆
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備之可得而知也伏羲
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者不法其法其法以理之
而及皇王之德被於後人而及以俟法乎古則洪
範者固前矣之所學也豈得在吾方受之於今哉
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
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
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果未之聞則五
行五事之說五紀皇極稽於庶徵福極之事不聞
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以說五紀皇極稽
於庶徵福極之事義自伏羲而下未聞之者只
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而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
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以說之錫叔也是亦不
知今達之說也夫凡所謂今達誠亦存於人耳
順於天乃今達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
也書云天之曆象在汝躬順天之謂也又云商死
貫彗彗命誅之不順天之謂也若洪範者今亦之
達道也聖人之以履而後人之所及也餘者亦
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之可得也故箕子云今亦震
怒不界洪範九疇亦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

於庶徵福極之事義自伏羲而下未聞之者只
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而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
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以說之錫叔也是亦不
知今達之說也夫凡所謂今達誠亦存於人耳
順於天乃今達之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
也書云天之曆象在汝躬順天之謂也又云商死
貫彗彗命誅之不順天之謂也若洪範者今亦之
達道也聖人之以履而後人之所及也餘者亦
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之可得也故箕子云今亦震
怒不界洪範九疇亦有聖德於天下之達道固行

之也箕子云天乃初示洪範其疇詠儒不達於此
故以皇天震怒不界洪範其疇以詔天象秘之而
不與以天乃初示洪範其疇以詔天象秘之而
斯實不明箕子之素也其詠儒以諱天之歷數在
汝躬是必親受歷數於天也天象誅之必親
受傳於今也何不往之甚乎將以為洪範者出於
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其者為能務蹈聖德未者
不與洪範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造者皆受於今
所以往者以六之達危以之為道也初之則受
於天矣詠儒又云洪範其疇以詔天象秘之又云洛

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為在象雖然即成其為
好聖為乎詠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也
於此嗚呼聖人之造也其在傳誠可痛矣或曰往
則洪範之篇以詠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
遂以洪範之道詠而為書六由周儀二禮皆古
遠禮也周公詠之以成書耳

述名編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之愛其身之愛其名不如莊子曰為
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道人將嫉此皆道家之訓也
人為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能壽祿可加崇罰

可動定為國者之用哉我文王以名為家使天下
自勅湯紂網文王葬枯骨之詭侯聞而歸之是
三代人夫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詢以邀文王夷高
勝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彰行迹是重矣之
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者之書也善
者褒之不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共正愛
令名而勅畏惡名而慎無友子曰疾沒世而名不
稱易曰善不積不以成名然則為善正名豈無
偽耶五諺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三王才
之也仁行五霸假之也假仁義後之詭侯逆天暴

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如人丑之然其性本
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
次也至若簡矣附摯反道收德紱文殺君惟此是
後不復愛其名在少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于
之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室之閭釋箕子
之囚紂比干之墓是聖人假獎名教以激勸之
如不道宗之言不使正名只定沒有忠臣烈士為
國家之用哉

論曰天是諺論

五諺得史昆銘之榮云五帝神聖其臣若能及故

自親事五謂諸之言永深厥基因試論之夫易之
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又地功
位君五之象著矣夫五文為邦家之宗陰柔之錯
乃云五之友夫故自親事然自古之聖帝明王安
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堯舜為聖之優故仲
尼刪詩書以彰自唐虞為美其法二典之載堯舜
以有義義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載
熙舜則命亦平水土棄力為後官契作司徒皋陶
作士棄為世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
言皆選於官而後用其人各任其職且云子曰汝諧

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
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修正南面而
已錯以自親事豈非深乎若後之人君謂錯
言為是所以一才之心而耳而目為任自用以周
乎六之業務豈不殆哉又將及厥后自聖世復
通之好問之禮仲尼云一言矣於耆邦者人謂人
若也若公錯之言亦舉於君乎五故著論深切以
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脩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其卓然不惑而有方力者

其不強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替破而愈
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世可奈何是果不可
去邪蓋亦未知其力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
病之由自來而治其受病之受病之中人乘乎氣
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改其疾而務養其氣以實
則病去法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
其患之由自來而治其受患之受佛為夷於古中
國宗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備
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法之可雖有佛無由而
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

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
可而來法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備其廢故王政
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由施於吾民矣法亦自
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無政後為井田之法籍
以計其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
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雖以替其
不勤使多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
然又懼其墾且急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宰
酒醢以養其體強弱俎豆以悅其耳目於是不耕
休力之時而為之禮故因其田穰而為蒐狩之

禮因其婚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表祭
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祀徒以仿其
節又因而祭之生知為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
凡養生送死之送皆因其節而為之制飾之物采
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報也順其情性而節之
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照程燿在末也又為之學
以諄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
擇民之聰明者而習之使相告誨而誘勸其愚墮
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之化之為政如此凡聖民
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漸甚周誘民之

道甚篤行之以勸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
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詔必從乎於
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只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
無非仁義禮而報之不知其儀於牙不見異物又
至暇矣如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由而
法具也及周之衰棄并其山盡去三代之法而五
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
備防民之漸而周佛於此時意間而出乎有解歲
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盛其為者日益壞井田
宗先廟而棄并游惰之教起其後以詔蒐狩婚姻

喪祭與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為廢然
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
之及也夫姦民者何力也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
義則豈知以報佛於法可象其際乃鼓舌雄誕之
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服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
往之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
物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乃艷然曰佛
何者為吾將將戎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辨之
夫子豈之患佛於今六世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
沈酣入於骨髓此口舌之可辨然則將奈何曰若

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
之而為之仁義故仁義之說勝也楊墨之學廢漢
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而退脩孔子之道故孔子
道明而百家息法法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
尺之夫被甲首戴勇善三軍然而見佛則拜佛之說
則者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杜佞其中心茫然而
以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矧然柔懦進擗畏怯然而
中者道佛者則善於之能徒不為之屈又况驅
而絕之者何也彼世也字學問明而禮義熱中心
吾以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

介之士知禮義者為能不為之屈也
義以勝之矣此自往之勢也
陽修

西閩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親厚君子小人
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
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至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以好者福利之所
貪者時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
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至謂小人無朋至

暫為朋在偽也君子則不然以守者道義以行者
忠信以惜者名節以之修才則同道而相益以之
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
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
君子之朋多矣堯之時小人世王瞽瞍等四人為一朋
夫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
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六十大治及舜
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在而于躬更
相稱美更相推讓比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
之天下大治夫小人者五德者推德者心予君

臣之子惟一心付之億萬人多矣心可謂不為
明矣然付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之子人為大
一明而周用以真後漢戲帝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乃悔殺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補矣唐之晚年漸起明黨之
論及昭宗時名士或授之黃河曰汝輩清流
可投濁流之度遂亡矣夫前此之主能使人
異心不為朋黨如付能禁絕善人為朋黨如漢
帝能誅戮清流之朋黨如唐昭宗世皆亂亡其
國更相稱矣相讓而不自矜者如齊之二十二
五

舜亦不矜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以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稱
君子其小人也周武王之舉其國之臣之子人
皆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者如周然周
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散也夫真亡亂治之
逆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臣陽修

議是取居一人之用而決失於人之心也信之於
考則一切不務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而忍不
計成之成敗也夫違宗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
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亦不幸而
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速
念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者論以不偏信
而輕發為決於能辨及後世人君慕法三者以自
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為已為
此甚可歎也前此為人夫者力拒君謀者任一人而
不能子悟心及於禍敗者多矣亦可以備舉請試

舉其一 二昔秦符堅地大兵強有言於下者稱
稱百萬義視秦晉指為一保謂之直以秦晉之耳
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
勝數其以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弱折之者言謹
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符融者成之者也不雖太
子亮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雖沙門竺安望車生
所信重者也如為之者不雖惟所信一將軍慕容
垂者垂之言曰謹不內對神諒之矣不煩廣訪朝
臣以亂聖道望大慈曰與吾共定之者惟卿爾
於是決意不務遂大舉南伐兵至嘉善晉以象子

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北十六系兵亡其八，十六系望自法兵威沮，青不復能振，遂至於亂。已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必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郟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帝以與樞密直學士薛文通問之，以決可否。文通為白，曰：「臣道邊三年不成法事，敢在陛下，何必更問？」薛文通曰：「我今年當得一兵佐助，吾中真知，及是乎？」以對。帝學士草未徙晉祖於郟州，明旦宣麻石，遂之。臣皆失色。後文通曰：「晉祖反書至清泰。」

帝受懼，不知所為。薛文通曰：「我適見薛文通為之，肉顏能自抽刀刺之。」莊宗曰：「事已至此，悔世及矣。但夫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君議者，信一人者，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之。若如二君之誥也，乃符聖明典彙，實垂於世。清泰帝以薛文通為兵佐助，吾中興可謂昭彰矣。夫矣，其臣者也。或曰：「法乎？」曰：「然。公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曰：「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之信矣。公問舉高蜀之臣民，非之也。善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非而舉國之臣民。」

便取桓公少主得以委任而不貳也及今出而兩
國之人不從事於而兩國之人不便於彼二君者
其皆委任之信也以此而歎國怨乎

為矣難論曰

嗚呼用人之難矣夫難言之難也夫人之言
此一端也其難從者不可盡也之所撰撰而多納此
此所言之難在難在難也諛之順素而易悅
直言逆耳而獨思此難言之難在難言之賢者
也其皆未足為難也若難其言則不可用然用之者
輒收人之事者難其言之不可用然此如其言不能

以成功者此後後為難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
戰國時趙將者括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無敵當
其父奢趙之名將也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六不
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
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括自見趙
王之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也括將而攻秦括為
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阮於長平
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也未有如括大敗者也
此括之不可用也之輒收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
皇初代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學何法乃年少而勇

魯曰又過二十萬之矣始皇大怒又以問老將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奈何其怯也曰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伐荆王翦遂病退老於頻陽也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上者尉而老如皇大怒自駕如頻陽詢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臣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去初能其言者可用之宜矣輔敗事能其言者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左說則成功法所以為難也予又以為秦趙二主能從失於能言之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法其所以敗

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好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固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暇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老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不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以畏者趙括也若括以為將必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蔣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實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以不知之趙之臣蔣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矣

用之其出之其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
者若夫其患也前其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
數也

皇朝文鑑卷第十四

歐陽脩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五

論

秦誓論

歐陽脩

辨惑

澤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陰德論

賞罰論

患盜論

劉

劉

敬

敬

秦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
 黎侯為獲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於其難制而
 之矣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
 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之臣
 如祖伊微子之徒之然視而無一日此
 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
 者妄說也以紂之雄情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
 矣西伯聞之義於十五年之災不免死至其叛已

不臣而自王乃反侵安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
 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此西伯不
 稱王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
 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為之信也由是言之謂
 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林高古之知
 義之士也乃其讓國而去顧其六皆為之歸古西
 伯之矣其往歸之當其時紂雖世道之子也天子
 在上諸侯不稱王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
 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紀

為棄去彼二子者始顧之小者曰婦年依倍數以
國而不古也此其父而此其子法定近於人情即
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古之
東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
武王在表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受命而記
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法又妄說也古之人君即位
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學之士
視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以承天子於國不足是
也果重乎然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
而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
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原書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
得天下其有大於此証者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
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
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
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果
表伐紂而東誓易為稱十有一年者曰畢表伐紂
出諸家之小說而東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
當襄周之際患處說稱經以惑亂世於是退而修
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六經
復真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其能辨正今者年終

之士一取信乎六經以束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十有一年而後何於哉日馬遷作周本紀雜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文死於紂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不信于古可矣

病感

吾謂天地間必有神聖者有三無神仙世黃金術世佛然此之在舉世人情惑之以為必有其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世者吾有以知之夫凡窮今之而存之者一人也若案於一人若者於一人

世者不得其然吾取不得其志天地間為以有者惟不索焉索之其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勃已至矣而或推是而言吾知必世神仙也必世無佛也必世黃金也

海論上

嗚呼王廷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都易張之以此其解盡循索之廷周革商改正都易張之以此其解盡循湯之廷漢革秦之

能為循周之逸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考衣服以察宮室以等三王之制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饍周衰王廷息秦并天下逸為滅三王之道澤葦秦亡祚已矣不能葦秦之弊移讓秦之凶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考也衣服卒

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饍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之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

政而見禹之政紂滅之受命

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

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
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
其甚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
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
叔孫通之罪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
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
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因賈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

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誰
採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濟哲蓋
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為帝則
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乎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
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大
乎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王之道致於人君
施於國家布于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
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
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致致

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
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
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久而何死曹參伐之參以為蕭
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
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
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武
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
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
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脩者脩之教
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
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
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
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
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
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
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
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
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

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于
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
從而隆則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
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盭穿也民得出盭穿也
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盭穿之深閉可畏也既
得出盭穿而得遠非盭穿人家樂然從之也况使
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
之民于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于平地若視之
以三王之改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
今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

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
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疆凌弱民未
有衆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
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
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
之國道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
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之漢之民為三王之
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
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捷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年
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

舜之道致其君使其君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

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

道事于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

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

陽侯常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

乎曰湯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曰君子以正位

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

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

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

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于後世法令以定矣條章

已著矣制度以行矣朝廷之循之已慣習矣而處更之

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疆已凌弱矣衆

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

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蓄嬪

待外耽政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

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之乎

故鼎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

霍光魏相公孫常賢博揚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

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罪曹參陸賈叔

孫通也

新書

卷之六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
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也刑賞其出一
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
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
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
相離其應如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違
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
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輕以焉守小慈蹈小
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

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
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
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
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
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
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于下任
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
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
也之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己乎欺天
而無君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

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人有罪而罹其
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事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
而不仁于千里百里我鰥寡雲我惇篤天地君
欲誅而存之違天地君于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
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殺之而獲福兩
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
其害豈特白額虎西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
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于罰為懲有

罪心也已緩乎急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
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邦聖人之意也應之曰
不曰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疆
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
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
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
於耻乎將免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
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
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
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

何急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于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令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急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邀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

賞之雖晚不急曰非春夏則不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于己莫若己為孝為及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為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

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亦曰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克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子曰敬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產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早賞而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及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為盜矣此所為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甬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

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元以樂生以為謂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風加于心彼唯恐不為盜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補之科園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辦于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于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

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摘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卻雍因以見殺于晉故仲丘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于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
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
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所親戚
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
罰違於衆而形勢攸于外子家駒違于人者也閉
其口而祿仕矣梓植違于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
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
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于禍欲隨則失其守
發憤一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

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
朋黨之蔽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
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
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賢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
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
終身愁孤從此覘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
叔輒之所以感也夫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
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
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于當世

葬論

司馬光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無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誠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柰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

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於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為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反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文趾北至孤竹善得以

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
示不可以污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
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
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墮居也彼
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藜雖有攫擊
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先王服戎而非戰
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
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
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
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

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
中國而猶沒其貶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唯
姜戎達于經僖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師而與
之俱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
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
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寇是一貫也

賢論賢論賢論賢論賢論賢論賢論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

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惠伎
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肩非人君之
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
效之口不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天
治而已矣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
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
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
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
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
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

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
遠為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
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
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
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
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
衣鼓瑟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
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不倦勞
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
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
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
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
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擊往諸
侯則伐鼓于朝非暴為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
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
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
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
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
孔子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
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
諛姦邪之臣出其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僞
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
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
上哉是以或至于夷陵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
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
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為害
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

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
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
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
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
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
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
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
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
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
之患材之得失無捕于治
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
志而卒入于敗亂危辱此
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
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
士榮辱憂戚在我是吾

可以坐驕天下之士而其
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
于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
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有
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
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
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
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
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
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
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
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
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
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
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
國安焉此其所以異于人
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
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
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
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
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
猶

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頌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方駕則錐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駑驥腰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為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身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斡鑿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勁翮如強弩之上而猶千步之外錐有犀兕之捍無

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也是知錐得天下之現材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是

是銖

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立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

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
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王
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
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君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
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可用者吾聞之獨國合
從而辨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
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數
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其斯至矣今亦患上
之不取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者吾不
信也

世風公之原過夫聖人無如六下之王安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
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
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過卒不害
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
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
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
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
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
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

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
下而戕牲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
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
固不若牲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耳不
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也亦之既亦豈而哉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
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
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
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為

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
三代之制立序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
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
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
荀卿之言則春申盂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
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
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
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
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
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

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之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

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不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于世也苟鄉生于乱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苟鄉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也過之而不復則無所不至自古人臣有功名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

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
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大者以王國小者以霸天下者
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
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
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
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于上欲治而愈亂
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
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
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
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
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于晉伍員
楚人也而用于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
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
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
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
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子曰否管
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管之齊景公待孔
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

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入
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為聖賢也
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為名孟子為不義而不留也洪
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
毅為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他將
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為趙將拒秦
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
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
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問而疑之范增怒去而

項羽卒為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
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
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為國
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
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為單父宰辭于君請君之近
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
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
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
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以為諫于
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託宓子之

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
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必子曰自
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
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必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
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
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
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執譬之是猶
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
色忍者之孽也公正之事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

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
無偏得乎執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
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
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執凡忠直之臣行其道
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為怨敵矣非喜與
之為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
也以一人之身自與天下之姦邪為怨更進迭毀
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
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為也知
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

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
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
與不用同也明主為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
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
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
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
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
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為享其功利收其榮各而
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
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猶矣固不待稱引而知

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惠
而三浴之解其縲繼置以為相鮑叔桓公之傳也
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鄉
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故令况其餘四境之內上下
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
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為五霸首也陳辛楚之亡
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
高祖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諸將將乃不敢
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
以為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

成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獨先王
與關羽張飛布衣之支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
得諸葛孔明待之過于閔張閔張不說先王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
于敗亡之中保有一方于魏其為敵國符國永得
王景略于處士以為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
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
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振
跋奄有中原幾乎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
英傑之才也薊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

不專則管仲醢于齊廷陳平窮于戶牖韓信戲于
淮陰諸葛孔明老于隆中王景略死于華山名
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暉、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
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
曰齊桓公霸君之力于臣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限
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
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
胥無善齊和之姜夔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
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
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諭功文侯視之誇書曰篋

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
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音與善葬論 漢書禮志 葬論 司馬下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齊
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令人葬
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蚤卜宅
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
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
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
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

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
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
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
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
愍哉人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
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于道路猶有仁者
見而僅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
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
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
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

衣錦飲酒作樂其心樂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有與閑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之之際荷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不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擲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擲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于擴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其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其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問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它師張師曰惟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擴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者違異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歛葬辦而行擴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它故吾常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于來

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
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
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
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今葬具之厚薄亦不一也惟其厚者亦不一也
葬書之厚薄亦不一也惟其厚者亦不一也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六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七

育類論

心術

任相

辨姦

備亂

唐論

晉武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

蘇步不洵

蘇北淵洵

鄭

曾

錢

蘇

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
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
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
既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
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
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
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
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

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
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
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
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
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
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
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
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
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
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

後

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不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用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不至于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色蟻變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

胃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鬻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未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出而決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也也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侷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侷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為將者大繁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

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當法御何
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
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
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有節好礼者為
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
責之古者相見于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
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
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
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
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
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
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
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礼重彼將遂弛
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
而後為相者莫不尽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
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
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于近世見其所以遇
宰相者則當復如何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知
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之師友焉伊尹太

公非賢于湯武也而二聖人者時有顧以師友之
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
宰相而起者有之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于亦
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于下掌儀之官
始而呼之若即守召胥史耳雖臣子為其不為過
然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既不能待之以禮
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于用禮
而果于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其罪而加以某
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其罪而刑不加焉不過
削之一官而出之于大藩鎮其則弊皆始于不為

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
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
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
平津侯故當天卜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
容于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
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
服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
其功為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禮宰
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
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

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
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其心也辨姦無不為之主謝然于蘇不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為能見微而
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
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
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
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

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言固
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
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女固
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
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
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
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
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也
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妄洗衣垢不忘澣以人之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
面而談詩書此豈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大姦慝者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
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
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
也孫子曰善用之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
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
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
悲夫

下愚者然備

鄭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
者也始周之諸侯禽獵^相剖而為六國卒併於秦
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為之備諸侯一剗其根孽
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而
其未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
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
為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封諸侯王盤踞過
強卒用不終布衣則不作而其未乃有外戚之禍
賊莽窺其隙逐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
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為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

相而專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
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
卓天下遂睽而為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
為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閹之役閹豎則
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
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
為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孺子皆付以
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為
帝暮為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橫流以至
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為之大備焉及其

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
更為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為不至
窒一穴穿一穴何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
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
侯得天下而商周末嘗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
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奉而來獨
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人法而備
之矣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于

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
歸於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
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
之意非效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
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
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效於三代漢之亡而強
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
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
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太宗之為君
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祖庸

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
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
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於未作使之操
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
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
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修法則安且治
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
賤耳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之者有餘資人人自厚
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
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
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
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
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
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于天下
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
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
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有以其未備也不
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
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
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
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
於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
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
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亦是士之生于是
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
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

比之桓靈其有味哉其有味哉大息也

晉林靈身亦未可量也

下之志未盡也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七

出半車之其

其下對

食其

于再言

若也

劍也

不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八

有論

天子

意不

興警

志林

上之

故若

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

不能忍者四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聞此不足
為勇也天下有大

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

而不怒此其

所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
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為或者秦之世有隱
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
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
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刃鋸鼎鑊待
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
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大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
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

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
而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
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
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
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僂
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
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
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
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
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

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
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
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
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
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
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
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
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
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
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

疑子房以爲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
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

軾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
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
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
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
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
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
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

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名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

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

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
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
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
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
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
我不能財天下之不成其君不可爲
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
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
不辭君口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

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
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
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
道既而道卒不行爲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
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
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其欲也必謂也蓋當論
音平韻去續歐陽子朋黨論不蘇入音軾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
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
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

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言之君子以道
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子違人
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
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
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
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
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
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
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
譬之斷地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國氏

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
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
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
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
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
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
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
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
也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
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

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藥懷子得罪於晉其
黨皆世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
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
爲彼藥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
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
道去秦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
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
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
爲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
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

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
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
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
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
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偏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
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
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
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

軾

高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千年秦民大說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秦人
富強天子致昨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
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
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
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取言商鞅桑洪羊而世主
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名
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
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
不爲聲色敗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

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
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
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
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
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
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
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
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

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洪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

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

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
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
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
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
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
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
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
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
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
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

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
王因俗設法使出千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
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
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
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
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
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

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
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晦向之食於四公子呂
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
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
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
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
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
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
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
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

致賓客世王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
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去
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烏乎此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
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
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
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
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
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恃帷為謀臣雖有大姦賊
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
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
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
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
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
用趙高夫閹丑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避
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
人號稱善良豈可為王一二於千萬以傲必亡之禍

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
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
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
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所以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
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
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
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
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

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執鳥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

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徒不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

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
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
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
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日然
學之道如何日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日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矣其七

情出焉日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

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故日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

僻悞其性而亡之故日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光明

諸心知所養往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

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

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日思曰睿作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

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
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
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踐行也此
其好學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
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
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

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
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
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
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
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
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
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
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

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
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

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
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
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
不用其言瑀彌快快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杞
閣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
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以求
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

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圭之玷而珠之
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
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
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
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俱求辨博
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
已恥其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
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爲賢相後之執政
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
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

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
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衆是哥
奴輩昔嘗掛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八

直康自慕而不道外容倭曲言密精難思未辨對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八
蘇論

皇朝文鑑卷第九十九

晉論

三國論

蘇轍

北狄論

蘇轍

三宗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漢光武論上

蘇轍

漢光武論下

蘇轍

乎國亦爭論
潘興嗣

孤而有原諫
潘興嗣

以輩昔通論
潘興嗣

兼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法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

勝勇而過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

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

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

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

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

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

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

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

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

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

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

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

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

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斃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

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以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

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表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

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
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帝高爲不可及也

天
而天下
晉
論
也
蘇
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
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
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
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
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
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

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
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
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
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
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
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
畏求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
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
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憚
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

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求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之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

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長篇中論北狄論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

渴之所不能因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
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
息蓄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頤者蓋
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
不敢犯疆表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
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
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
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
墜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焉非中國
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

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
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今天下之勢
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墮勇
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
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
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
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
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一蓋
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蓄也戰而後守
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

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地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
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
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
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
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歎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
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
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
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慄
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
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

而從

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
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
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約幣以為兄弟
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
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為養兵
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為民望而
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
復壯西之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十三卷之三宗論

蘇東坡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

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

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千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千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蘇東平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官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聞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弃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

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

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

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繫之御史大夫韓安國

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耳聶壹因恢

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休兵罷擊必

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

從恢議使聶使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

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

幾至大亂比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

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
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
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
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弃
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
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天韓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
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間燕王之譖
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

即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
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
服其明光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
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
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相康公王臨死生
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南及冠
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
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
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
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

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
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
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挑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
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
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
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恠者今昭帝所親信惟
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
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
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
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

亦有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
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天主
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
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
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
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
聲色大馬縱之以馳馬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
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
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太足以亂天下大臣
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
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
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
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
過也無害也六百八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
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
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
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

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
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
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
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
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筭無
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
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
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
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
而異己者斥非識者弃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

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意業信漢光武論下

高帝然對當

蘇

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悞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

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復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大敢指兵非者光武之與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

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
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
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表安任隗皆以三
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
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
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
至天下不能容復敗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
下不能甚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
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既勢極於此夫人君

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
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
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
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
滅至以外兵印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勗 興嗣

匹夫之賤宿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况萬
乘之貴呼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
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在頃刻而不及
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又曰商有三仁焉比於諫而死其言遠矣或豈無
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
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
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逗者依違而不切詩
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
其事爭者逆批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
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
猶日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成飭兢業如
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
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傑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
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
不失天下矣

原諫

興嗣

舜命龍曰朕聖纔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
夜出納朕命惟允於臯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顏淵問為邦孔子
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
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
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
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

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
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塞其源雖欲救
之將若之何子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
不可不慮也

通論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
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
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
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
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

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
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
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
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
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
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嘗四方有事
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
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
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
險溯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

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衆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索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爲而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爲之制亦胡爲而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黠墨之徒可坐而鑠也晁錯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爲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贖羌人而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而秦龍言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西晉論

何去非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興王道雜然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世之祚若隋文帝之有天

下千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興王道之効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効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殮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

以道守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勤察
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焉任智數覈文法此特
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之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
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
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則
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
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
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
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蟠大膠固如置方石於平
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

中主德旣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
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
刀筆之間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
強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罅罅則怨心
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
下如驅群羊而蕩王業如振款器耳是故民衆而
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勤
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
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
矣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
修法度外壞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
李蔡嚴青翠 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
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
以賢良爲舉著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
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
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
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
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闕陽

勝而僭陰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僭僭亦生僭兩
者無有是謂大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即
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附爲丞相權
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
此之時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
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
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惶恐救過
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僭陰夫豪傑
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
無所不至也當君彊臣弱陽勝僭陰之時雖有豪

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
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幸福八限新亦不關

沒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
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
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
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
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
之免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
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

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善
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棗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
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
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
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
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
公孫洪等如發豸耳嗚呼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
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

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之大殘
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
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
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
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
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財賄絲枲聚斂轉
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
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
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四尉羅網

罟罾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麇卵殺胎伐天皆
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且用天
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鄉士大夫至
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
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
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
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
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
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
也輕方比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

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賤之所以息
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
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
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
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
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
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
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
籍田以勸耕者衣七緜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
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

之一身率四海之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
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
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固賞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
諱者一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
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闈而
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
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
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

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
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
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
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
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
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
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
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

張氏夫來

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
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
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
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
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
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
仗馬終日無聲旣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
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
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
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

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
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
義之士也文宗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
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
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
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
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
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里者則林甫斥
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
昏者也而天下之士卸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
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
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
此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
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
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
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
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
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
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

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卒光弼提
孤軍與安史犍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
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
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
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
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
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
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
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
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龔

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
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非之智盜賊之謀
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
之膝獨為尚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
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
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趙責而不那吉限六七年六集卷之四張

那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
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郡吏御史不能對得遣書
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告之能知馭吏

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
會日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微幸謂之真憂邊思職
也可乎因微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
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龍龔遂因王生一言天
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
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
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
之僕有先曰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
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
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

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
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
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漢書卷之六

秦論

何心二

去非

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
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疆也秦人出甲以
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
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

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
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
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
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
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
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
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
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
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
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

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
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
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
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
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
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四合之鋒卒至
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
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
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
之由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而深其勇於公闔

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
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
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
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
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
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
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
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
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
踈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

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
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
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
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
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
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
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
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
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知秦有可全
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

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遠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

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人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

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
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
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
奴之威會五單于內事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
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
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
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
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
爲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
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納之
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逐也守北地朔方
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
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
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
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
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
羌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
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
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
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

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
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從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
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
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
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
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
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合而牧
役之雖有夫為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
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
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

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
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
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
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
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
智果斷之主為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為
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
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
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為省方抱虎而熟寐
尔嗟乎為天下者無恃其為平日之福而忽其所

隱之禍也。天不眷無射其為平日之蘇而忽其所
論其言又野。既至皆却然不為首。方跡氣而感寐
於始。然亦天不其謂。定此乎。雖獲。惟亦。起。以。祥。蓋
以。其。其。未。發。之。影。蘇。以。對。晉。友。自。平。一。是。會。亦。以
晉。果。何。之。主。為。者。餘。於。世。之。意。以。不。謂。先。年。自。為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何都言之蘇矣。雖然自非即
不。斬。暴。於。林。華。更。內。亦。之。辨。於。辨。亦。警。以。無。至。發
而。是。以。言。上。以。對。野。理。者。而。對。以。其。對。以。然。於。嵐
亦。是。其。亦。為。之。對。對。以。辨。而。氣。資。之。對。各。以。對。然
其。地。亦。之。蘇。而。至。師。為。因。其。對。至。之。對。以。之。思。意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

論

明皇論

楊嗣復論

察言論

憫俗論

義

公食大夫義

士相見義

致仕義

崔

崔

唐

唐

劉

劉

劉

劉

穆王戒太僕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
聖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
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
已若以天下為莫已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
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
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
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
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
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

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
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
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
也以為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
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
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
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
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
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
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

示不為諂子噓也嗚乎姦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
永平之盛有以矣夫天若賜宗之為也曰夫帝臨

重之人也揚嗣復論云夫此在也一論崔也臨鷗不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
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括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
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
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
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
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
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
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
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為人所制此小人所以
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
不吐不虛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
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凌之此小人所以常
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
不充人達則以怒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
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
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

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厲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於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微俸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乎翔佯而得計豈足怪哉

察言論

唐良賢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

不引義慷慨豪健後備使聽者踊躍激發奮然而
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
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
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
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
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旣平
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
目扼腕事爭爲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
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
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

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
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
壽是已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百失勢
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
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
已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
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
也竇憲是已古之人臣逆節已萌而功效未著人
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
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栢溫劉裕是已嗟乎秦漢

以來說人主以用兵者多矣或勝或不勝要之爲國計者至少爲身謀者如此其多途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閩俗論

唐書非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爲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

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而不容於時今之建言者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趨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

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
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今上媿名
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
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
治未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
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
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精而
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
可使為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
大乎

義

公食大夫義

劉公食大夫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
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
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
勝其敬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
成必以其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
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
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
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

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諭其誠也於廟
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
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
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
下南面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
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
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
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蓋言以身親之
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大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

賓三飯飯梁以渚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
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俎以來帛雖備物猶欲其加
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
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
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
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
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
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
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
能長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惟恐

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覩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

敬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毳諸侯王鄉羔大夫鴈士雉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王者言一度不易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

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鄉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王

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祀同然而爭奪與於末者夫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

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譖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

啟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百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

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
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困於
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及其室君不
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菜邑終其
身而已矣比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
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
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
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
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
大計矣如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

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
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
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
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
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
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
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
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
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而以義事君貪以是息
而讓以是作今之、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

也非爲君也而爲口 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
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 是以當老者上維屢督
教之而猶莫從也亦司雖痛詆發之而猶莫顧也此
無它竊讓之節不系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
何日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蔽於義必
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則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
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
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
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
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
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
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
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
所誘則歐之以法歐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
故此法之歐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歐也不已
薄乎其志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
而不爲哉

也非為君也而...
道不知止而因...
以當老者...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雖痛誠發之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所不慮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義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一烟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一志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自然分...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若其真...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始今夫...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



